

◇ 古代经济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毕业于东北师大经济系，深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人们常说“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”，那么“三百六十行”的来历是什么？要了解这个问题，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三个字：“肆”“列”“隧”。

秦汉时，城池里面分为“市”和“里”两部分，后者为居民区，前者为商业区。在“市”内，商人的货物不能乱七八糟摆放，而是按照合并同类项的原则进行陈列。卖布的跟卖布的排在一起，卖肉的跟卖肉的排在一起。古人把这一排排的货物称为“肆”“列”，或者“市列”。各列肆间的人行道，被称为“隧”，班固的《两都赋》中说：“九市开场，货别隧分。”懵懵懂懂中，似乎隧道的“隧”也有了来历。

到了唐代，商人的“列”“肆”已逐渐改称为“行”。长安东西市中，有铁行、肉行、大衣行、鞭辔行、秤行、绢行、药行、金银行等。此时，以手工业为主的各种小作坊逐渐兴起，它们有组织地按类别聚集于坊间，亦称为“行”。这里的“行”，性质悄悄发生了变化。北宋学者宋敏求在《河南志》中讲，隋唐时代东都洛阳的丰都市场内有“一百二

冬日，万籁霜天。似乎禁锢了自然界斑斓的生机，也禁锢了万千种鸟鸣。

田野的襁褓里，早已萧索得毫无生机，仅有的几棵大白菜，还被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像是穿了铠甲的战士。

鸟无食可吃，只得翻找土壤中的种子。

酣睡在土壤中的种子，是重阳新播下来的，还未来得及发芽，就被这些饿极了的鸟雀翻出来，乡民怒不可遏。近些年，从良种站出来的种子，多半是拌了药的，一半是储存时间的需要，另一半是为了对付土壤中偷嘴的虫子。阴差阳错，鸟却成了替死鬼，吃了拌药种子，确切说是麦种的鸟雀，在田野里挣扎几下，啞哑地叫了几声，在薄暮时分睡去，此后再也没有醒来。

次日清晨，冻得硬邦邦的鸟的尸体被猫或狗吃掉，酿成新一轮悲剧。一切都是因为种子，本来寓意生机的种子，后来却酿成了连环杀机。

亦有塑料大棚的四周，用纱网围起来，是恐有鸟雀啄烂塑料布。

鸟的视力似乎不行，有很多鸟雀撞到纱网上，被纱网死死地粘住翅膀，

脚底的沙细腻绵密，温柔地抚摸着肌肤。我们来之之前，沙漠里才下过雨。沙漠之中的甘霖，安顿了流沙的飞扬，想象中的七窍流沙并没有出现，静静地坐在沙丘上什么也不想，又好像想了很多，把脚踝埋进细沙，温热熨帖。白天的暑热渐渐散去，一日舟车劳顿也在此时一扫而尽。

月，跃出沙丘。有人站在远处，被月影拉得长长的剪影，映在沙海之中，朦胧、修长。翻过一个沙丘还有一个沙丘，时而高陡，时而平缓，月光映在脸上，清晰又模糊，这样的夜适合抒情，适合谈心，是文学的夜，是友情的夜，来自五湖四海的作家，为夜色笼罩，白天热情的沙漠变得温凉，起伏的细沙如水一样轻缓、温柔，细细地抚慰着劳顿的人。有人在奔跑，高一脚低一脚，有人在高唱低吟，声音像流沙绵延。

月又白又圆，沙海绵延，赤脚走过一丘又一丘沙山，从前陌生的人，因着文学，在此地相识相交，心绪像月光忽远忽近，有感动，有心动。这是一群人的夜，也是一个人的夜。曾经流淌在心底的歌，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。歌声邈

说说三百六十行

十行，合三千余肆”，“行”已经代表了今天所理解的“行业”。到了宋朝，“市”和“里”已经解体，居民区和商业区不再像以前那样严格分区，居民区里有商业活动，商业区里也有了居民，商品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聚集在一起排列组合了。卖肉的东城也有西城也有，吹糖人的南城也有北城也有，大家各自为营。但单打独斗，势单力薄，容易受人欺负，怎么办？——组织同业行会。用一个共同的组织把大家有效黏接起来。行会的地位、分量由此加重，并通过各种形式，如衣着、行话等来强化自己的存在。

现在通行的“三百六十行”之说不知具体源自何时。但元代剧作《白兔记》中有句台词：“左右的，与我扯起招军旗，叫街坊上民庶，三百六十行做买卖的，愿投军者，旗下报名。”通过戏剧传播，“三百六十行”之说广为流传。同

无奈的鸟鸣

很难挣脱，即便是挣脱了，也会被拽掉一地羽毛。

在纱网上被粘住的鸟雀，近乎绝望地叫着，我曾试图去放走一只乌鸦，结果，快要把它解下来的时候，它竟然啄了我的手。虎口处，冒了血，真是死性不改，因此受困，本已可怜，却自我导演农夫与蛇的故事，可怜中又透着一重可气。

我非布网人，奈何啄我掌？不知好歹至极，鸟毕竟是鸟，若是人真与一只鸟较劲，或许会真被骂作鸟人。

犹记得少年时，三叔新建了堂屋，空旷的屋内，没有任何家具，偶尔开门，会有很多的麻雀飞进来，三叔说：你信不信，我把鞋子向上抛，鸟雀就会钻进去。

我不信，三叔如实照做。三五下之后，还真有一只麻雀钻到了鞋子里。

我不明就里，问三叔这是为什么。三叔说，鸟在屋内困久了，稍稍看

时代的关汉卿在《金钱池》中则有“我想一百二十行，门门都好着衣吃饭”的说法。无论三百六十行，还是一百二十行，都是个统称。行业种类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。

行业组织最初是为完成政府下达的任务而存在。唐末五代时，有一种役外之役叫作“行户祗应”，即，官方需要什么物品或者需要什么服务，都直接找行会，要求行会免费提供。行会按照官方的需求一一分派到每个个体头上。但时间长了，行会的工作内容越来越多，比如协调内部纷争，平衡各方利益；抱团取暖，一起跟政府谈判，讲条件；跟对手谈判，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垄断，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。元代学者赵素在《为政九要》中讲：“司县到任，体察奸细，盗贼阴谋谋害不明公事，密问三姑六婆，茶坊、酒肆、妓馆、食店、柜坊、马牙、解库乡、银铺、旅店，各立行老，察知物色名目，多必得情，密切告报，无不知也。”新任官员密问三姑六婆不一定重要，重要的是后面的“行老”，毕竟他们有组织有力量，官员不敢小觑。

到不一样的事物，就以为是洞口，可以突围出去，所以，即便是一点点的暗色，它也要拼命朝里钻。这就叫病急乱投医。

麻雀钻到鞋子里，自知方向错了，叽叽叽叽地叫着，像是一只被鼠架子夹住的鼠。

冬日落雪后，在雪地上，用棍子支着一只竹筛，撒一些秕谷，棍子上拴着一根绳子，看鸟雀进去偷嘴，一拉绳子，鸟雀全部被罩在竹筛里，一样是叽叽喳喳的叫声，带着浓重的惊慌失措和恐惧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这似乎是千百年来的命题，天性使然，还是看淡些好。

冬日萧索，越是绝望，就越是贪婪，而后，就是悲剧和恐惧。而这一切，对于众鸟，是一种严峻的考验，对于和鸟雀共处一个星球的人类，亦是一种衡量。

我常常有一种错觉：寒冬腊月，鸟鸣多是无奈的，是含着铅的，沉重，不像春日，一声鸟鸣里，似乎就有一朵花开，鸟鸣花开，或许，这世间的鸟鸣总量，与花朵的数量是持平的。

个极为罕见的水潭，因此获救。后来，他把这个湖命名为天赐之湖，也因此行，塔克拉玛干沙漠被他称为死亡之海。

照见过斯文·赫定的月光，落在我们身上。一生中总有这样一个夜晚，被反复记忆。沙漠的夜，宁静空旷。人沐浴在月光里，红柳、梭梭在月影里与沙漠融为一体，黑黢黢的，分不清是防沙林还是山丘。人在沙海中，四周都是路，四周都是方向，一时间不知该往何处走。有人往左，有人往右，走到一处高地，几星灯火出现在远方。向着灯光走出很远，有人折返回来，鞋子落在之前休憩的地方了，失而复得，在笑语声中，越过一个个沙丘，终于把沙海甩在身后，一只白兔从沙海中蹿出来，停在路上，一声不响。沙海中难道它一路跟着我，带我们走出沙海？是月宫中嫦娥的玉兔？在众人的猜测中，那轮月依旧静静地挂在前方，又大又圆。

在盛夏的凉风和惬意里，那一轮白月光始终照在我们脸上身上。月光，沙海歌声，人语，这些不寻常的体验和感受，月光一样，成为心中永远的难忘。

◇ 大野奇幽 李丹崖专栏



李丹崖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，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学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◇ 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《作家文摘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

沙海月夜

远又近在耳侧。多好啊，志趣相同的人一起行走在沙漠中，月色宁静、安详。照见古人的月也照在我们身上脸上，对月而歌、畅意抒怀，今时沙漠之月，会因为一些人而明亮一生。那一轮月，从此不再远离。

一生中总有这样一个夜晚，被反复记忆。

还是月夜，1895年的月夜，还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，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经历生死惊魂的一夜。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已经25天了，由于事前预判不足，还没有到和阗河，斯文·赫定他们所带的水已经不足了。已经几天没有食物，没有饮水了，命悬一线。看着随行人员一个个倒下，斯文·赫定挣扎着走进了月夜。像被一个无形的手牵引着，他不再按罗盘指引的正北方河流的方向行走，而是向着月亮悬挂的东南方走去。

斯文·赫定在初夏的夜，遇到了一